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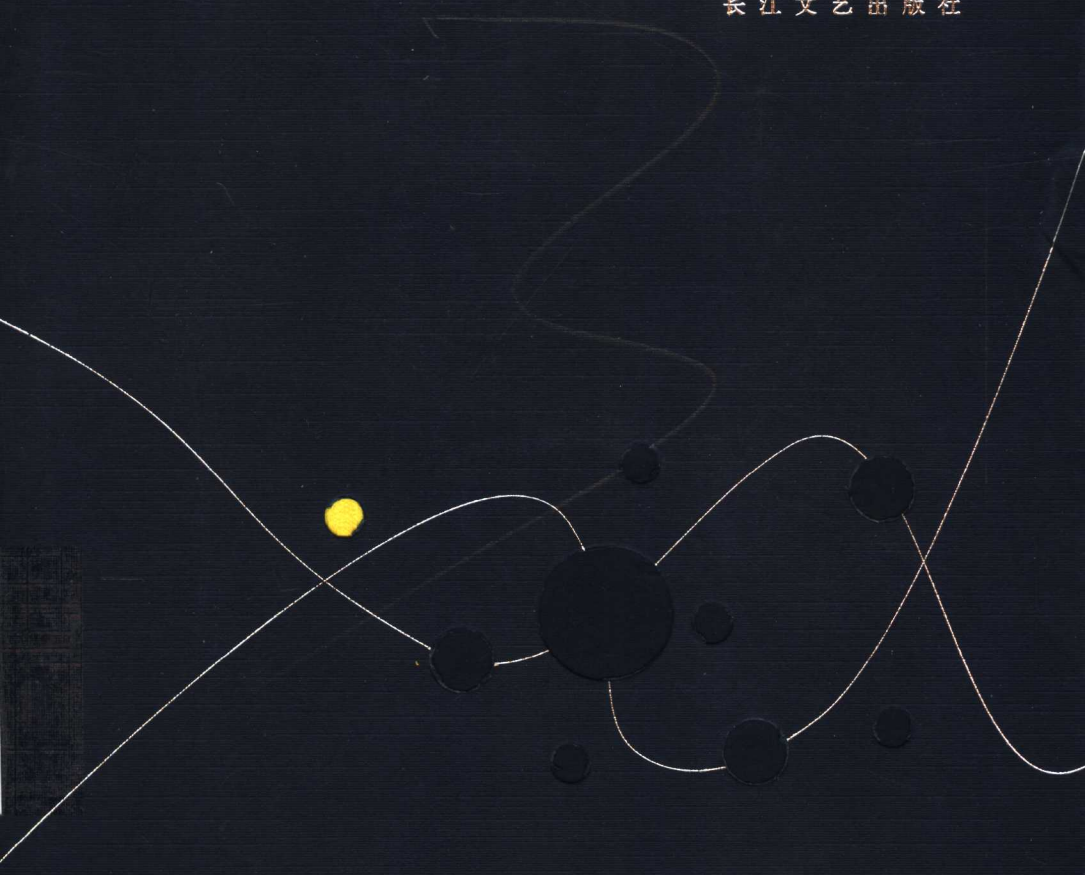
 跨世纪文丛清华本

# 柯云路作品精选

柯云路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跨世纪文丛精华本

I247.7  
30+1

# 柯云路作品精选

柯云路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云路作品精选/柯云路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6

(跨世纪文丛精华本)

ISBN 7-5354-3280-8

I. 柯…

II. 柯…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8642 号

责任编辑:何 海

责任校对:陈 琪 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9.625

插页:3

版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9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

定价:20.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 目录 】

底线 .....	1
黎明与黄昏 .....	40
陌生的小城 .....	86
梅林山庄 .....	179
死亡之谷 .....	201
草帽山的传说 .....	229
石头城 .....	253
貌似深刻的无主题 .....	282
冬天也很好 .....	297

## 丨 底 线 丨

鲁小兵是个医生，今年三十岁多一点，形象聪明伶俐，身高一米七〇。这个身高二十年前在中国还算中等，现在则有点偏低。之所以一上来说明年龄与身高，因为这些因素对于我们后来了解这个人物不无关系。

鲁小兵第一天到医院上班，就被医务部主任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例行公事又颇为神秘的谈话。

医务部主任姓陆，是个颧骨凸起的南方人。医院内部的人叫他陆主任，病人叫他陆大夫。

本来因为阴天，屋里雪亮着灯。一见鲁小兵进来，陆主任先把门的碰锁关紧，又关了灯。鲁小兵不适应陡然出现的阴暗，陆主任却指了指马路对面的高楼，算是对关灯做了解释，那意思是对面看过来，亮着灯太清楚太讨厌。这从一开始就让鲁小兵感到气氛有些不寻常。陆主任伸手将桌上的台历合了起来，摇摇手对鲁小兵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咱们最好都不记住。这个谈话咱们彼此都一过便完，谈了和没谈一样。我绝不会承认和你谈了这次话，你也绝不要对任何人讲有过这次谈话。然后，两个人就隔着办公桌面对面坐下了。

陆主任言简意赅地讲了一番当今医院已不是秘密但又绝对是秘密的话。

陆主任对鲁小兵讲的是一个医生的工资收入。

除了基本工资外，关键内容是计件奖金，也就是提成。

陆主任拍了拍鲁小兵放到桌上的胳膊，很嘱托很热乎地说明，这话

医院其他领导不会再和你说，这是内部规定，绝没有书面文件，院领导更不会公开在会上讲。如果你对我今天讲的话有疑惑，可以到医院财务部印证。不过，你去财务部印证的时候，旁边也不要再有第三者。陆主任无奈又讽刺地摇摇头，说只能这样。然后对鲁小兵说，提成奖金概括起来就是“三、四、五、六、其他”。具体说就是，每个医生从自己开出的医药费中提成百分之三，检验费中提成百分之四，治疗费中提成百分之五；医院里还卖各种按摩仪、治疗仪、医用保健品等，提成百分之六；至于“其他”，是指那些和厂家直接联系、重点推销的药，那可能提成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百分之九、百分之十不等。陆主任目光炯炯地说，听明白了吗，你以后每月拿到一份工资单，前边基本工资一目了然，后面我说的三、四、五、六、其他，分别是A、B、C、D、E五项。如果A项中有八百块钱，那就是你这个月药费提成八百元。以此类推，明白了吗？

鲁小兵问：挂号费呢？

陆主任略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这是最小的小头儿，算在治疗费中，提成百分之五。

鲁小兵从医务部出来，心中有种很踏实很可靠的感觉。穿行在医院走廊里络绎不绝的病人中间，感觉到自己这身白大褂很爽很锋利。他甚至想到一句很老的话，新生活开始了。医学院读完以后，他先是去非洲当了一年医疗队队员，后来又在非洲顶替别人当了一年医疗队队员，那无论如何都有点医学院的延续。现在回国工作，算是正式开始挣自己的生活了。

鲁小兵被分到方便综合门诊。

医院主楼的侧前方有一栋二层小楼，紧守着医院大门，就是方便综合门诊处。这里的医生都是经验丰富的西医，又懂点中医，所以便能对病人进行方便综合门诊。这是一个“丰俭由人”的治疗服务，民工们不管头疼脑热腰酸腿疼，不分中西医内外科，到了这里就可以方便综合一下。成功人士没有时间挂号排队，也可以先到这里花个加急费，当下方便综合一下。遇到太专门的病，方便之后还可以分导到主楼的各个科室。鲁小兵在医学院读的是西医，去非洲前又进修了中医，在非洲期间各科都看，所以到方便综合门诊很恰当。

方便综合门诊一共四个诊室，一、二、三、四，他在第一诊室。这

样后来先到，他很满意，其实他明知这是因为一号诊室的大夫调入主楼而已。

鲁小兵一开始在门诊的心情毋庸多言，因为这很好想像。

看着医院里人满为患很兴旺的样子，穿着白大褂坐在那里一个一个接治病人，那感觉很兴旺也很新鲜。从坐诊第一天起，他就无时不想到那A、B、C、D、E，三、四、五、六与“其他”种种比例很神奇有力地在眼前闪烁。他知道应该怎么办，无非是多看病人，适当多开些药与检查、治疗之类。所谓“适当”，就是有好药有差药，尽量用好药。药费高，提成也多。本来吃三天药大概可以了，可以考虑开五天，巩固巩固，多吃一两天没坏处。吃剩下了，放在抽屉里，谁家都有七零八碎的医药贮备。各种检查，查血查尿，查恶性肿瘤标志物，查病理，CT，彩超，核磁共振，动态心电图，只要需要，哪怕需要不是很大，一般不考虑省略；按老规矩可能会尽量省略；按新概念，尽量不省略就是了，如此等等。

鲁小兵每天高高兴兴一个一个看病，从从容容一个一个处方。

他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自己总免不了要把开出的每一笔药、检查和治疗都算一下提成。这一笔药费一百块，百分之三，就有三块钱提成。这一张化验单做CT，五百块，按百分之四提成，就有自己二十块。虽然也提醒自己大可不必这样计算，影响给病人看病，也添累，但是，这种心头的计算却总免不了笔笔不漏地一闪而过。让他想到，在非洲花这样那样的外币，每一笔都要和人民币换算一样，是个想免又免不了的思维习惯。他觉得这种习惯很有趣，也就听之任之，过眼云烟地心里想算一下就由它算一下。现在医院都现代化了，开处方不用笔，直接从电脑里一搜寻一点击，就打印在处方上了。每当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要处方的药名，他就不由得想，干脆后面再标明药价，再按比例算好提成，岂不是一目了然。当然，这种想法很可笑，天机绝不可泄漏。他相信，在医院财务部那里，电脑的程序肯定是这样的：每个医生开出的医药、检查、治疗，最后都会汇总在人头下，按比例一下算出来。联想到这里，他就笑咪咪的，想到以后该认识财务部的人，坐在财务部的电脑前，把每个医生的资料都调出来看一看，一定十分有趣。

记得那天从医务部办公室出来，自己就还想到陆主任如何提成。

陆主任是半天门诊，半天上班主持医务部工作。门诊，肯定是和别

的医生一样提成。上班，就该从整个医务部的效益中有一个提成百分比了。那么院长呢？鲁小兵想到，院长是完全不门诊的，他的提成肯定和整个医院的效益挂钩了。

鲁小兵知道，深入医院的情况要靠天长日久，他现在就是每天尽量多看病人，适当多处方。他这“适当”二字里，其实含着一条底线，就是开出的每笔医药、检查、治疗，都要对病人有一点好处，或者说，有一点理由。

这个理由与其说是对病人的，不如说是对医生自己的。

像眼前这个病人，按说他的症状是典型的急性肠炎，但是，对方这一两年没有验过肝功能，他的处方中也便包含着让对方验肝功能。现在肝炎患者这么多，查查没坏处。他一般不会轻易处方一个套餐大检查，更不会对急性肠炎患者去照肺部。

有底线，自己对自己说得过去。

但是，一到月底拿工资，鲁小兵发现对自己说不过去了。

## 二

鲁小兵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是四千大几不到五千。

工资是去财务部领的。这其中，一千大几是基本工资，钱打在一张存折上，连同一张卡给了他。那三千块钱就是提成奖金，给的是现金，装在信封里。为什么基本工资走卡，提成走现金，自然涉及到医院的财务操作。鲁小兵一想，也便来不及多想。存折上钱数看了，信封里的现金点了，再看一下手里的工资条，果然基本工资一目了然，而后那A、B、C、D、E自然是三、四、五、六及“其他”的五项提成。

鲁小兵自然不能在领钱的地方多滞留，那样显得小气。再说，来财务部领工资的白大褂不多不少一个挨一个，也由不得他多停。

发钱的是个圆圆脸的漂亮女孩，姓方，叫方快乐，人们大多管她叫小方，她的漂亮让谁都要眼亮。趁着小方从座位上站起来找资料，鲁小兵用目光量了她的身高，女孩有一米七，这女孩的一米七对鲁小兵的一



米七就有压力。就像一切身高欠点自视又挺高的男人一样，鲁小兵对身高十分敏感。女孩的一米七通常比男人的一米七显高，再加上穿点高跟儿，明显地有些让鲁小兵感觉需要尽量挺自己。倒是小方快活的笑脸让鲁小兵感到舒服，好像这个女孩对自己这位新来乍到的年轻医生含有三分好感。

在财务部与漂亮小方的粗浅相识，并没有转移鲁小兵的基本感觉。揣着钱走出来，他对自己的收入说不上满意，也说不上不满意。总觉得一个月下来病人看得挺多，处方也相当放得开，但收入并没有想像的多。可能大概就这样。

但是，医务部陆主任却把他叫进了办公室。

陆主任说，工资领了？鲁小兵说领了。陆主任说，这儿有一张表，本来不该让你看，但你是新来的，看看有好处，能够增加你对情况的了解，也能够让你得到点借鉴启发。说着，他把一份表格掂了掂递到鲁小兵手里。与刚来第一天的谈话相似的是，本来屋里阴暗开着灯，陆主任看了看对面的高楼顺手又把灯灭了，还照例随口来了一句：这么亮着灯，叫人看过来没意思。鲁小兵手中的那张表，其实是医务部下属七八十个医生的本月工资收入表。鲁小兵随着陆主任的指点，先看到了方便综合门诊四位医生的工资。自己四千大几，是最少的。倒数第二名是九千多元，再一位是一万一，最多的一位一万三千多。

鲁小兵觉出陆主任在一旁打量自己的目光了，那意思是说，看到差距了吧。再顺着陆主任的指点，鲁小兵匆匆将几十位医生的月薪扫描了一遍，其中个别有高达两三万的。

鲁小兵当时心中只能用一惊来形容。

鲁小兵这次离开医务部，穿行在医院走廊络绎不绝的病人中间时，虽然依然觉得自己的大褂很爽很锋利，有那么点破浪前进的意思，但心中有些郁闷。迎面碰见财务部小方也一身白，笑嘻嘻过来，登时觉得对方高而自己身高太不够。本来男人的成功、金钱、地位之类可以垫高自己，现在这一切自己都很瘪，身体尤其挺不起来有点萎缩。鲁小兵有点自惭形秽地和漂亮女孩点点头，便匆匆回到了方便综合门诊小楼。

现在，我们就能和鲁小兵一样，更清楚地看到这栋方便综合门诊小楼了。小楼一层也有自己的挂号处、收费处、药房，还有四个诊室及常规的化验室。大的化验要到后面主楼去。二层楼是理疗室，有针灸、

按摩及各种现代理疗设备。当鲁小兵走进楼里时，面对的是一个接近下班的残局，最后一些病人在走进或者走出门诊室。

鲁小兵进到自己的一号诊室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时，才觉出自己的动作有些气呼呼。这时也才回想起一路从主楼匆匆过来，一直在心中反复念叨着一句气愤不平话：他们也够狠的！想想自己一个月来处方够大胆进取的了，提成才三千，总薪水不到五千。月薪上万的，两三万的，是怎么整的？只能是漫天开方了。他一边摔摔打打收拾东西，关抽屉锁抽屉脱白大褂，一边也就听之任之地长出一口气。同时听到外面一个挺脆亮的女高音在叫唤什么，便拉开了诊室门，来到走廊。

是二号诊室的医生准备下班了。

这一位是年轻女性，叫华倩。脱下白大褂，穿上一身时尚，抖一下烫成金色的头发，整个一个俄罗斯美女。她对鲁小兵说，还不走啊？鲁小兵一边笑笑点头回话，一边想道，华倩正是那位倒数第二，这月拿了九千多。刨去一千大几是基本工资，和自己一样，A、B、C、D、E有七千五百元左右，正好是自己提成奖的两倍半。一个风度可人的女孩下手也这么狠，真让人不可小看。华倩说说笑笑往外走，楼外已经有一辆崭新的沃尔沃在等她。据说华倩在大学毕业时便曾定出男朋友的标准，就是三高：要求对方身高比自己高，学历比自己高，收入比自己高。这不是，车里走出接她的主儿，就是一位在外企月薪拿两三万的博士。一站在华倩面前，也就很适当地显出了比她高半头的身高。

华倩很亲热地冲鲁小兵伸手拜拜，钻进车里。

鲁小兵也和她笑着挥挥手，表现同事友情，心里却想道，这又是一个身高一米七的女孩。再想到对方的三高标准，身高及学历自己和她相当，一点也不比她高，而收入不但没高出去，还有所欠。刚刚去财务部领钱时，华倩和他前后脚。鲁小兵从医务部出来，又和华倩前后脚。当时华倩笑咪咪看他的目光里，似乎含着一点宽容，好像已经知道他挣得少一样。

这里不必发挥鲁小兵作为打的族看着华倩坐上男友的豪华车时的不平衡，因为那种不平衡总算是暂时的。

我们要赶紧说明的是，三号诊室的医生也换好衣服提着包出来了。这一位年纪大点，四五十岁，叫郝夫子。大家叫他郝夫子的时候，其实不是赤耳郝，而是女子好。这位郝夫子倒是个儿矮矮的，甚至有点驼

背，人也和和气气。但鲁小兵和他说笑拜拜时，却想到对方这个月拿了一万一。刨去两千来块基本工资，这老先生的提成总要拿九千，相当于鲁小兵三倍。怎么下的手？和气佬儿也不心软嘛。

和气佬儿笑嘻嘻点头哈腰地踱着步，慢慢走了。

四号诊室的坐诊大夫很轩昂地出来了。

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医生名叫吕步。

吕步与三国中的吕布同音，他高高地立在那里，让人想到他的身高与收入相提并论。这一位月薪是一万三千大几，是四个方便门诊医生中的头一号。鲁小兵想到诊室分一、二、三、四，收入正好颠倒过来。自己一号，拿得最少。这位四号，拿得最多。吕步很年轻，学历资历和自己相差无几，基本工资想必和自己差不多。刨去基本工资，他这个月提成A、B、C、D、E总在一万两千元左右，是自己的四倍，真够狠的。吕步从身旁走过时，身高压迫了鲁小兵，那手指很长的手呼来喝去的潇洒手势，也让他觉得太夸张。吕步开上自己的新本田伸手拜拜，也让鲁小兵愤愤不平。

但是，这些心理路数都难以成为我们详细考察的对象。

鲁小兵这天傍晚下班时，正进入他有实质意义的一场小戏。

鲁小兵对面坐着白京京。这是一个很白净很阳光的女孩，身上的白大褂还没脱，更显白。白京京是专科学护理的，现在这方便综合门诊处当医导。每天坐在小楼大厅里把围上来的各色病人三言两语问讯一下，便分到一二三四诊室。医导干的就是导医，和商店的导购公园的导游意思差不多。白京京对鲁小兵似乎情有独钟，他一来上班，她就很关照，那里的含义鲁小兵自然有感觉。这女孩人品模样不错，二十八九快三十了，听说谈过不止一位男友，可能是高不成低不就，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都没成，鲁小兵和她一直保持着进可攻退可守的美妙关系。这年头这种事情不必太认真，也不可完全不认真。挣着花，走着瞧。不认真对不认真可以，不认真的男人碰上认真要结婚的女人，也会出问题。无论如何，鲁小兵每天下班最后一个走，就是落这么一个与白京京的小小会晤。

现在两人就坐在他的诊室里，门半开着，一切恰到好处。

白京京先说，你今天领工资了？鲁小兵说领了。白京京说，领完以后陆主任找你去了？是不是还让你看了工资一览表？鲁小兵不置可否地

一笑。他早听说白京京和陆主任关系有点不一般，是不是拉拉扯扯的关系，也只可想当然。他一边说着话多少有些奇怪地想道，这位白京京又是个身高一米七。来医院不久，自己就面对三个身高一米七的女孩，财务上的小方，二号诊室的华倩，眼前的白京京。想到她们都是一米七，才又想到自己的一米七其实还真欠点，不踮踮脚也就是一米六九，一米六八。不过无论如何，面对眼前的女孩，自己学历已经高了，收入当下不说，早晚会比她高得多。

往下的对话对鲁小兵多少有点至关重要。

白京京摘下手表玩弄了一会儿，说：你以后处方得放开一些，别太心软。停停又说：初干的医生都这样。

鲁小兵含笑做思索状，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白京京又说：开药你一时放不开，各种检查你尽可能放开就是了。价格高，提成也高，你一想就明白。

鲁小兵当然明白。做一个核磁，差不多一千元，百分之四的提成，就四十块。一天开一个，一个月三十个，单这一项就一千二百元。还有各种CT、彩超，也是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至于体检套餐，八百的、一千的、两千的都有。多开点，全有了。白京京指着窗外说：你看人家吕步。鲁小兵看见吕步正扶着他那辆本田的车门和几个小伙子说话。鲁小兵刚才明明看见他要开车走了，不知怎么现在还没走？

白京京说：吕步过去在学校多浪漫，听说他是学生会主席，演讲比赛冠军，还是什么理想青年协会的会长，在台上讲演讲得涕泪滂沱。现在可现实了，凡事不动感情。

鲁小兵心中却在算：吕步一个月一万二的提成，一个月三十天，一天要提成四百元，才能挣下这个数。一天要提成四百元，就按三、四、五、六中的百分之四平均算，一天至少有一万元流水才可以。鲁小兵想到自己将商业“流水”的概念引入医学，颇有些讽刺地露出一丝笑容。一天一万，一个月流水三十万的医生，才能达到吕步的收入水平。想想每天接待的那些富少穷多的男女老少患者，就知道一万元流水，不狠心绝对做不到。

白京京端详了一会儿鲁小兵，说了一句要紧话：陆主任可还给你留着机会呢。

鲁小兵问什么意思？白京京一说，他便明白了。

无论是方便综合门诊小楼里的医导，还是主楼里的医导们，陆主任都直接掌握。对她们的指示就是，要尽量给那些敢处方能挣钱的医生多分配病人。这样结果就很明显了，你不敢处方，不会多挣钱，病人越少，结果少而又少；而那些敢处方能为自己也能为医院挣钱的人，医导分给你的病人越多，特别是大病越多，结果你挣得多而又多。鲁小兵一明白这个意思心中就有些发紧了，亏得白京京现在对自己有点特殊情分，也亏得自己新来乍到觉悟还不算晚，真要是落个负面的“马太效应”，就难翻身了。《马太福音》中，上帝讲越有就越再给之，越少的就越再夺之，看来和眼前这个穿白大褂的阳光女孩搞好关系还颇有重大意义呢。他这才想到，那三个诊室的三位，无论是高傲的俄罗斯美女华倩，还是点头哈腰的郝夫子，还是人高马大的吕步，对这个小小的医导，都不敢有坏脸色而常有笼络意思。

往下的故事有点琐碎。白京京笑着问：你今天是不是该请我吃饭？鲁小兵请白京京吃了晚饭。饭后白京京又笑着问：你是不是该送我回家？所谓家，不过是白京京租住的一间小屋。鲁小兵一摊双手：我还没车，送你不成情调。白京京说：打的也可以呀。鲁小兵想到自己和白京京住地正好东西反向，晚上又有些别的事，正犹豫着，白京京一摆手，这次免了，下次吧。临上车前，白京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这都是过渡阶段，很快会过去。

鲁小兵想，这算什么过渡阶段？

白京京摇下车窗，说了最后一句让鲁小兵顿悟成佛的话：你一定要概念解放。你不光是在治病，你是在提供医学服务，这是一种特殊产品。

### 三

鲁小兵下决心第二个月迎头赶上。

他将方便门诊其他三个医生当做目标。吕步一个月一万三千多，自己一下可能赶不上。华倩一个月九千多，不值得赶。老夫子一个月一万

一，在三人中居中，算是鲁小兵要一下赶上的目标。一个月一万一，刨去基本工资，就要拿到九千元提成。一个月三十天，平均每天得三百元。保守起见按最低百分之三提成算，一天至少要一万流水。

清楚了这一点，鲁小兵第二个月一开头坐在诊室里看着一个个拿着病历本进来的男女老少，觉得心中不由自主狠了一点。每天很难看够五十个病人，病人常常没那么多，自己看病人也不可能天天那么快。碰到难缠的病人，一个人就消耗上你二十分钟，而一天只看二三十个病人，每个人花上他四五百元，才够一万流水，这谈何容易。很多人头疼脑热的，照理百十块就该解决问题，现在就要想办法往四五百元上消费，你只能小题大做。特别是在检验上，常规检查能上就要上，CT、彩超、核磁这些高价目的项目更要想办法上。可是这年头富人虽不少，穷人更多，看着那些斤斤计较的面孔，你就知道让他们多花钱是为难事。一开这项那项检查，新病号就要嗫嚅着问问价钱，然后面有犹豫。老病号心中早有价目，你的建议才出口，他那边已经在眨眼思索。这年头消费理性，有钱人花钱也讲究了，穷人更算账算得紧。碰上手里攥着几张脏钞票看病的民工小贩，你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挖掘效益了。这时候，鲁小兵还是隐隐感到了自己原有的那条底线，再放开了处方，总要对患者有点用。完全没用，或者可能有些害的检查、治疗，确实不那么容易下手。各种各样的X光、CT，照理能不照就不照，放射线照在人身上总不是什么好事。可是，这条底线晃一晃也就往下走了。或者说，他对这底线有了新的解释。白京京那天说得好，他现在不光是治病，实际上在提供一种医学服务。有病没病，我跟你和颜悦色说着话，就是提供了服务。我让你去照照片子，享受了现代仪器的关照，也是一种服务。你钱花得越多越痛快，从我这里和到各个检验治疗环节都受到尊重，这又是为你提供的一种服务。特别是我对你说了宽心话，安慰了你的情绪，或者还对你有所指点，这些都要算钱的。

这么一想，鲁小兵觉得自己的底线变相存在着，就安心多了。

这么一想，鲁小兵就放开了，一旦放开了也就有些越来越放开的意思。天下很多突破都是开头难，一旦突破了，还颇有一点解放的快感。

一天一万流水，上午就要想办法做到六七千，因为上午病人多。再者，完成任务要尽量往前赶。如果一上午没超五千，甚至不到五千，那这一天就有可能玩完了。好在做医学流水和种庄稼一样，有大年小年丰

歉不等。今天不到一万，歉了，明天找机会补上。今天大病号少，明天就可能多一两个大病号，那时候，核磁、CT、彩超不用说，还可以尽量引导对方做手术。一确定做手术，虽然不是他鲁小兵做，但是他引来的顾客，这里边也有提成。说来说去，鲁小兵觉得自己越来越适应了。白京京在外面大厅做医导，不时拉门进诊室来对他一言半语，他也感受到白京京的呵护。有时站起身拉门走出诊室，扫看一下外面走廊和大厅里的候诊病人，白京京一身白坐在那里，也会冲他一个会心微笑。鲁小兵知道，白京京既在照顾四个诊室全局，也在对他特殊下料。他便对白京京笑笑，觉得这样里应外合，颇有点和衷共济共同创业的意思。这时，他会对自己和白京京的关系及走向有一个风驰电掣的联想。

鲁小兵头几天因为自己变相存着一条底线感到坦然。因为自己的所有服务，包括微笑言语，都是对病人有点用的。有点用，处方让他们花钱就有道理。但是几天过后，他聪明地悟到，其实这条底线又可以说不存在了，因为对自己的言语微笑可以无限开价。一个微笑，你可以算它十块钱，可有的时候就能算成一百块、一千块。要不，他那些动不动让病人去照核磁、CT的处方就说不过去。像眼前这个肥肥的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腰扭了，按经验，百分之九十九可以断定不过是腰肌劳损，没什么脊椎问题，大不了针灸、按摩、膏药一块儿上就是了，更简单就是个休息。但自己先让他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查查脊椎，这千百来块的检查一加上，整个处方价就上来了。自己对这个有点酒气熏天的工头也没多赔几个笑脸，这时赔下的一个微笑价值千金卖了高价。看着包工头尽量装得很阔绰，拿着处方晃着一身肥肉走出诊室的背影，鲁小兵知道，这小小的腰肌劳损至少要花上他两三千。鲁小兵就在这时想道，莫非自己现在完全是无底线处方了吗？他摇了摇头，不是。接着坐在他面前的是个怯怯的小姑娘，十多岁，上着小学。母亲一脸黄瘦穿着不整地站在一旁，一看样子，再一听口音，就知道是来京打工的。小孩儿不过是典型的感冒，他便按最普通的方法处了方，绝没有动辄让对方住两天院打吊瓶的意思。不到一百块，就让她们了之，而且还颇加了点和蔼的告示，让小孩儿晚上多烫烫脚，这两天多注意喝水休息之类。做母亲的感谢着走了，临走还让女孩给大夫鞠了一躬，鲁小兵也便感到一种宽宏大量的满足。看着母女俩出去，他不但含笑点点头，还舒展地往椅背上一靠，更增加了一种人物感。就在这一刻，鲁小兵想到刚走的包工

头，发现自己现在有一条不知不觉的底线：幸富不宰穷。

他为自己这个发现觉得有点趣。

眼前又坐下的是个瘦瘦的年轻女子，旁边陪站着同样是瘦瘦的年轻丈夫。女人正在哺乳几个月的新生儿，诉说两个手臂疼痛，这个疼痛很折磨她，自然也成了年轻夫妇一件担忧事。鲁小兵却立刻告诉他们，这不过是因为哺乳期间每天抱孩子抱疼的，民间管这叫妈妈肘，没大关系。夫妻俩问，这么疼有没有办法？他告诉对方，除了拿暖水袋热敷，别的方法都不好用。既不能吃药，也不能贴膏药。现在正在哺乳期间，用药的措施都要避免。他宽和地笑笑说，一是习惯，二是等以后不抱孩子了自然而然就不疼了。一分钱没处方，就让对方心地踏实地走了。鲁小兵觉得自己不算不仁义，不算没底线。这样，除了幸富不宰穷，他发现了自己又一条底线，那就是绝对不该处方的不处方。

绝对不该处方的不处方，对最穷的人不下手，这两条虽然不挣钱，却挣来好感觉。鲁小兵觉得大头挣了钱，小头挣了感觉，很全面。

除了这两条不挣钱的，剩下的都是可以放开处方挣钱的广阔天地。

当他放开手处方时，又发现心中的两个规律：一个，该处方的处方了，他不再赔过多的笑脸。无论你是富是穷，百分百该去照片子该去动手术，我处方完了，挥手了之，到哪儿你都得这么治。对于那些说起来应该其实很可能不该处方的检验治疗吃药，无论对富对穷，他都不由得赔上点笑脸和好话。要不，觉得自己欠点儿。看明白这一点，他也没有生掰自己。既然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产品，这时候笑脸和好话就算卖了钱。看明白这些，他不知道自己是心软了还是心狠了。鲁小兵还发现自己多处方后赔笑脸好话也是按比例，如果宰对方宰得多，赔的笑脸好话就多；宰得少，赔得也少。一分钱一分货。还有一个比例，就是和对方的穷富相关。宰富人三千块，可能和宰穷人三百块意义相当。如果后者的财富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那对这三百块赔的笑脸好话，反而可能比三千块更多。

自省到这些心理活动，鲁小兵可以说忧喜参半。既觉得新鲜，又觉得窝囊。

鲁小兵接着又看明白，与医疗知识以及笑脸好话一并卖出的是时间。他一天八小时都在赶一万流水，每小时卖多少钱是个硬指标，每分钟值多少钱也不言而喻。他对那种谈了半天不创多少流水的时间消耗心



存越来越大的不满。如何貌似心平气和又坚决打住对方啰嗦，这成了他每天必修的法门。确实能一千两千处方的病号，多扯一会儿是应该的。扯来扯去就一两百块的病号，让他厌烦。每个人身上怎么也要平均个四五百块流水，才能达标。这么想着，他的时间、他的笑脸、他的好话、他的医学知识就要综合起来充分运用了，要不真完不成任务。鲁小兵现在每次处方都打两份，一份给病人，一份顺手放到抽屉里。病人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鲁小兵为的是每天下班后将一天的处方收齐，回家算算。

鲁小兵几次无意中发现，白京京经常从看完病走出诊室的病人手里要过处方看看，他便知道，白京京不光在给病人导向，还在观察他及其他几个诊室医生的流水。鲁小兵佯装不知，自己算自己的账。但是，两个星期过去后的这天下班后，白京京却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天鲁小兵正拉开抽屉整理当天的处方，不知何时白京京已经进来。鲁小兵连忙收起，关上抽屉。白京京却一笑：你应该每天算算。

鲁小兵有些恼，却没往脸上挂，这位医导正在呵护自己。

白京京也便在对面坐下了。

这是每天下班后例行的小小会晤。鲁小兵因为让对方撞见了自已的小九九，坐在那里表情有些不自然。白京京却开了口：你这个月肯定和他们缩小差距了。鲁小兵一听，稍有些诧异，什么叫和他们缩小差距？他现在每天流水平均都超过一万，这样下来，不赶上老二郝夫子，也和他不相上下。这个月他在四个人中虽然排不上一号，但不是第二就是第三，是没问题的。白京京也不知怎么算出还是看出鲁小兵的内心门道，她点了一句，这可是月中啊，你还剩下十天时间，别把日子算错。鲁小兵愣了几秒钟，脑子里闪电般震了一下。天哪，自己这个混账，真是算了一笔大混账。一个月刨去双休日假日，平均也就二十来天上班，他却算成了三十天。像这样一天一万流水，二十天下来，一个月的提成最多也就比上个月翻一番，到六千。再加上基本工资能挣八千来块钱，还会排在华倩后面当老四。要想和老夫子一样，一个月搞九千提成，他每天的流水不应该是一万，而是一万五。算到这里，他脸色变了，怎么把二十天算成三十天了？所有的小处都仔细了，惟有这大处粗心了。这样下来，自己下半个月任务就重了。如果还想赶超老夫子，一个月搞定九千块提成，他往下每天流水不仅不能停留在一万，也不能只提高到一万